

敲得响的风景

王川 著





敲得响的风景

王川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敲得响的风景 / 王川著. — 北京: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3.4
ISBN 978-7-108-04440-2

I. ①敲… II. ①王…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7334 号

责任编辑 唐明星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4月北京第1版
201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7

字 数 150千字 图32幅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32.00元

目 录

何处望神州

- 3 何处望神州
- 10 项王故里
- 15 食有鱼
- 27 非烟
- 33 非酒
- 38 浮图
- 50 夜看大佛
- 57 古渡藏塔
- 63 天童早课
- 67 面壁
- 84 茶峒一条河
- 89 “天下第一江山”前的思绪
- 92 人间天上
- 98 古驿闻笛
- 101 独对太平洋

人在天涯

- 111 唯美印度
- 118 东西帝都
- 124 卡门伴我
- 132 雨林悲歌
- 137 挪威之歌
- 142 王者风范
- 146 云雀之声
- 152 白色的休憩
- 158 倾听大地
- 164 艺坛的“孪生子”
- 169 坐在巴巴的椅子上
- 174 簌
- 179 敲得出声的风景
- 184 寂境红柿
- 189 莫伊申科来了
- 194 神秘的瞬间记忆
- 199 伶仃的孤独
- 204 孤岛情人节
- 208 人在天涯

- 212 后记 从画家到作家

何处望神州

何处望神州

来来来，稼轩公，提着你的那柄吴戈剑，也不要再去翻那些种树书，跟我，且上这曾被你两次吟咏的北固楼，去看一看，你萦怀已久的长江。

没有酒。不是小气。你自称是“酒圣诗豪”，我是地主，应该设酒以待。但我怕你难以自持。你的情绪不好，常常饮酒，又常常酩酊大醉。“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你看你，都醉成这样了，还喝什么酒？算了算了，还是跟我，清茶一杯，且倚栏杆，去酌那江水。江水！江水！江水里，有太多的恨。

没有音乐。尽管我知道，作为一代词宗的你，音乐鉴赏力很高。你不同于花间派的那些婉约词人，你不喜欢靡靡之音，你所要的，是“五十弦翻塞外声”的那种音乐，《秦王破阵子》那样的音乐，《将军令》那样的音乐。我读过你填的那阙《贺新郎·赋琵琶》，写的是“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叹的是“辽阳驿使

音尘绝。琐窗寒，轻拢慢捻，泪珠盈睫。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凉州哀彻。千古事，云飞烟灭。弹到此，为呜咽”。倘若是一个没有音乐修养的人，是写不出那些佳句来的。我知道，你最向往的，就是吹角连营，鼙鼓动地，横槊立马于中军帐前引吭高歌，周围万千名战士击盾而和的那种境地。当是时也，山鸣谷应，震人肺腑，那才是音乐！那才是人生！可是，这种境地现在到哪里去寻？盛唐以后就没有了这种高亢之音，有宋以来就没有了这种激越之声。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我又不能给你以流行音乐。大音希声，你，就在自己的心底独唱吧！

你喜欢登高。翻一翻《稼轩长短句》，最多的就是你在登临时填的词。登健康赏心亭，登郁孤台，登四望楼，登小山亭，登双溪楼，登会稽蓬莱阁，登会稽秋风亭，登月波楼。当然，最辉煌的登临还是在京口的北固楼。一次登临，两阙名篇，在斯地，你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不朽的词章。登高，当是为了远望，心怀宽阔的人，胸襟开阔的人，心气豪爽的人，都视登高远望为一大赏心乐事。王粲的《登楼赋》中说：“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晚你近八百年的诗人余光中也认为：“因为登高凌绝，灵魂便无所逃于赤裸的自然之前。而人接受伟大和美的容量是有限的，一次竟超过这限度，他就有不胜重负之感。”可你，身至高处，又不是单纯为了看风景，“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凭栏遥望，你看到的却是千古离恨，兴亡满目。于是，你只能叹息：“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不尽且滚滚的长江就躺在你的脚底、你的眼底，就躺在这山这楼之底。山，是北固山；楼，是北固楼。山在长江边的镇江，楼在北固山的后峰上。江从巴颜喀拉山的雪谷里奔来，从断发文身的荆蛮人身边流来，从涤荡玩婆的百越人身边流来。当泰伯、仲雍奔吴

的时候，它就躺在了那里。当吴越争霸的时候，它就躺在了那里。当西楚霸王渡江击秦的时候，它就躺在了那里。当王睿的楼船下江东的时候，它就躺在了那里。两千多年来，它成了南北军队对垒抗争时的天堑，阻挡北人南下的鸿沟。随后，攘攘地来了周郎赤壁的艨艟巨舰，纷纷地来了如过江之鲫的东晋士族，汹汹地来了妄想投鞭而断流的前秦氏人苻坚，赫赫地来了出生于草莽寒族的宋武帝刘寄奴，悠悠地来了从雍州起兵顺流而下的梁武帝萧衍。当然，这期间也曾漂过李白的孤帆远影，泊过王湾的青山客路，洒过王昌龄的连江寒雨，绿过王安石的春风江南，映过张祜的两三星火，泛过苏东坡的我家江水。忽然，发一声喊，在沉重的胡笳鼙鼓声中，慌慌地来了在靖康的烽火中仓皇南渡的康王赵构，随着就噼噼地来了金人膺膺的马群……江水滔滔，折戟沉沙。这些事，不能想，一想，就觉得人心口痛。

最后一次的登临，该是公元1205年的事了吧？那一年，你65岁，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但丁尚未出生，更遑论莎士比亚、济慈、拜伦、歌德、普希金了。而你，却早已在词坛上功成名就、睥睨八方了。这悠悠的岁月，如你在词中所说，是“山河举目虽异，风景非殊”。曩夕东晋大将桓温北伐，看到自己昔年所种的柳树已经长大，曾叹息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江流石不转，它毕竟是个无情物，所以它能长寿。江上有青山，一列青山，一抹青山，那“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青山，依然妩媚动人。但，也会令人徒起“江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那时的你，还是镇江的地方长官，镇江的知府。望着江水，你曾经发出“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的感叹。这四十三年，之所以能够望中犹记，正是因为这四十三年的不堪回首。当年，你纵骑追杀窃印逃跑的和尚义端，在海州的金营生擒义军的叛徒张安

国，终于挥麾南下，奉表归宋。锦襜突骑渡江初，你是何等的英姿勃发！是何等的踌躇满志！然而，在随后的四十三年里，你却是做了四十三年闲官。帝王的朱笔一点，你便只能在半壁江山的版图中作棋子式的游移。但即使是这种游移，还是有着一定的半径，只能局限在浙、闽、赣、湘、鄂、皖这些后方做地方官而绝不让你上前线。你所能做的，只能是帮助朝廷剿剿匪、练练兵、放放粮，又能有多大的作为呢？为劝朝廷奋起抗金，你慷慨激昂地上了《美芹十论》，希望朝廷从此就直捣黄龙府，摧毁五国城，收复失地，迎回二圣。可是，你所认可的“美芹”，就真的是朝廷喜欢吃的“蔬菜”吗？有屈辱的“隆兴和议”在前，南宋天子已经向金人俯首称“侄”。在熏熏的春风中，偏安的权贵们已将杭州当成了汴州，从不思北进。于是，你便只能一再地做迁官、一再地做闲官、一再地做贬官、一再地做隐士。你在铅山买田，在带湖造屋，在武夷山论文，看似悠闲自在，然而，你却是夜半不能安枕。“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你一直在引颈北望，一直在寻找着一个最恰当的登临眺望点……

何处望神州？

当然是这满眼风光的北固楼。这是孙仲谋“坐断东南战未休”的根据地。对于任何南北对峙的时代来说，长江总是一条极其重要的防线，但也是最后的一条御敌的天堑。那些半壁江山的政权，它的军事界线，总是在淮河。东吴时是这样，东晋时是这样，南北朝时和北宋南朝时都是这样。因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一般都远在中原地区。倘若胡骑已经南下到长江边，则这偏安的政权大多不保。靖康之际，金人两次南侵，海陵王完颜亮就曾饮马长江，就曾“烽火扬州路”，就曾血洗佛狸祠，连稍后的陆游都能在京口看到隔江的“风樯战舰在望，烽火未熄”，偏安的朝廷又何以安居？由于北固

山孤峙于江边，突兀于长江中，便成为瞭望哨、制高点。登山之妙处，是在于能够感受天地造物之伟大，而自然的伟大，恰恰又与历史之伟大相印证。千古词人来到这千古江山，俯察流水如同翻阅青史，逝者如斯。于是，在你的胸中，自然与历史便互相移情而产生了通感。

1205年，对于你抑或是南宋朝廷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一年。前一年，宋宁宗起用韩侂胄执政，反道学的主战派又占了上风。久困于铅山的你也到临安向宁宗力陈“金国必乱必亡”的主张，慷慨建言北伐。在朝野一片抗金声里，南宋政权终于决意发兵，正式下诏出兵北伐。廉颇未老的你被再度起用，派驻到抗金的前线镇江去任知府。踌躇满志的你来到这阔别了四十三年的故地，纵目望去，“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越江而望，是望中犹记的烽火扬州路。再北则是你仗剑起事的齐鲁大地、桑梓故地的历城。再向北，则是失陷的故国土地。再向北向北向北呢，狼烟四起处，那该是徽钦二宗“北狩”而蒙难的黄龙府、五国城了吧？往事不堪回首，故国不堪远眺啊！你是个英雄，然而英雄无觅。登高而呼：“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却是眼空无物。孙仲谋、刘寄奴皆成古人，岳鹏举、韩世忠的英灵未安，史可法、文天祥又尚未出生，中州遗恨，不知几人愁？于是，你仰天长啸：“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眼看着脚下的茫茫江水，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姿就是很自然的了。于是，两首千古绝唱便在斯地同时诞生。

落日熔金，暮霭苍茫，江树凄迷。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让人感叹不尽。来来来，且举杯，稼轩公，为了你的《永遇乐》干杯！为了你的《南乡子》干杯！为了你的那些绝妙好词干杯！杨慎在《词品》中论道：“辛词当以《永遇乐·京口北固

亭怀古》为第一。”刘克庄对你的评价极高，称为“公所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鍠，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来来来，你我以茶代酒，且酌江水，也为那些虎踞江东的英雄们干杯！第一杯当然要给孙大帝，这位碧眼紫髯的吴声小儿，也敢依据江东，将曹阿瞞的八十三万人马击得灰飞烟灭。第二杯给“气吞万里如虎”的刘寄奴，他曾率精锐的北府兵北伐，先灭南燕，再平后秦，收复了已经失陷达一百零一年之久的长安，整个北方为之震动，难道不都是弱弱南人之所为？燕赵固然多有慷慨悲歌之士，可吴土楚地也有的是专诸和太史慈，有的是像你那样“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枭雄，凭谁说“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然而，对于偏安于一隅的半壁江山的小朝廷来说，天堑和忠臣都只能拖延它被取代的时日而已，无论是岳飞、韩世忠、张浚、虞允文还是你，都只能以他们的忠勇在无比悲壮的青史上溅几点鲜血，但仍无法支撑那行将倾圮的大厦。就是韩侂胄的这次大张旗鼓的北伐抗金，也由于军事上的准备不足，尚未出师之时已先有了叛徒，加之朝廷内部失和，所以初战便失利，孤军不敌。金兵乘势斩将夺关，长驱直入，进逼淮南，甚至骄横地派人下书，对南宋进行逼和，声称金宋两国若是君臣相称，则可以在长江、淮河之间取中划界。若是以父子相称，则以长江为界！于是，这一次北伐便又在屈辱的议和中草草收兵，在这个滨临“天堑”的北固楼头，便又平添了若干“仓皇北顾”的惊悸……

中国自古缺少的是带书卷气的武将和呈豪迈气的文人。如果不把那些能吟几首诗的武将就算作诗人，能舞几下剑的文人就算作将才的话，我以为，你是中国文坛上唯一的一位文武兼备的通才。你的挚友陈亮曾说，当今最有名望的人物，文数朱熹，武算稼轩。话虽如此，然而英雄如你，仍是未得其时，未得其势，未得其主，未

得其用啊。于是，伴着故国河山的，便只有文人骚客们无尽的诗思和忧恨。当八百年的岁月倏忽过去，依然是天低吴楚，依然是眼空无物，依然是月落江冷，依然是寻常巷陌。来来来，65岁的老词客，且散衣冠，且披散你那在风中狂乱的银发，在你的诗碑下，请杖剑举杯，举杯，举杯，举起杯来，与我高声齐吟：“那不是江水，那是五百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项王故里

背一只旧行囊，披着霏霏的小雨，潇潇洒洒地出了宿迁的南门。我要去寻访项王故里。

前面一带浅阜平岗，周围是一片碧莹莹的芳草地，萋萋迷迷。其间还散布着几处鱼塘池沼。几十只白身灰翅的沙鸥，从不远处的骆马湖飞来，在这迷迷蒙蒙的雾雨中上下翻飞，时而落在田头觅食，忽而又纷纷落在一历史传奇的秦汉故地，平添了无限的诗情和生机。

据《史记》中载：“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古时的下相即今天的宿迁。威名远扬的西楚霸王项羽从十二岁起曾经跟随他的叔父项梁在这里居住过。后来，项梁因一宗纠纷而杀了人，这才带着项羽离开了宿迁而避仇于吴中的。宿迁，应是项羽的第一故乡。

宿迁人为此很是自豪，称这里为“项王故里”。

项王故里原位于梧桐巷，是建在一处平岗之上。一带浅黄色的围墙，随着起伏的地形，圈出了一处新建的庭院。门口立有两只高大雄浑的汉阙，内有两重大殿，前为祭殿，后为享殿，都是新近修

复的。这里原来只有几间砖瓦的平房，里面供着项羽的画像，还收藏有一些名人的题咏，建有碑廊。后来，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们高喊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口号来到这里造反，将项羽的画像烧毁，收藏的书画作品撕碎，石碑推倒，甚至连房屋也扒掉，偌大一座项王故里，变成了一片瓦砾场！

修复后的项王故里范围虽不算太大，建筑也不算过于高大，但建筑的式样却是极为古朴。它和一般常见的那种飞檐斗拱、画梁雕栋的明清式建筑不同，而是采用了仿汉代的风格而设计的。尽管汉代的建筑在中国现在的地面上已经无存了，却是可以从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上找到。山东的武梁祠、成都的东汉画像砖上都有形式可资参考。石砌的殿基高出地面，倾斜的殿顶，出檐很深，下面接上一圈粗大的廊柱，形成了一转挑突在外的回廊，柱内才是墙壁。殿的结构以木为主，粗大的柱椽出露在墙外，柱顶有巨大的斗拱，檐间没有繁琐的雕饰，也没有庸俗的彩绘，屋脊上更没有起翘的螭吻和鸱尾，也没有繁缛的兽脊，平平光光，朴朴素素。我第一次去时，由于刚刚建成不久，房屋还没有髹漆，木材散发出一股好闻的松香味。后进的享殿要稍小一些，建筑的式样大致仿佛，粗大的窗棂是直排形，这也是和历史风格相一致的。这里已经辟为项王故居纪念馆，陈列有许多项羽的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足见乡人对前贤的崇敬。整个项王故里的建筑风格都具有气魄沉雄、浑厚古朴的特点，这是和西楚霸王的人物是相一致的。倘若设计成一座纤小而精细的建筑，何以能衬托出项羽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来？故里的主体建筑题名为“英风阁”，里面陈设有史册中项王的纪传、昔人诗文和时贤题咏等资料。

庭院中有许多树，因为此地古称梧桐里，所以以梧桐树为多。

院中央有一株巨大的古槐，被铁栅栏围着，前面立有一块碑，镌刻着“项王手植槐”的字样。槐树已经相当古老，在上部已经分成了两株，形成了一个“Y”形。树身约莫需两三人才能合抱得过来，中间有一个空洞。槐树下有一只蹲伏在草丛中的石刻乌龟，这应是驮碑的赑屃了，然而碑已荡然无存，想是已被砸烂了吧？无碑可驮的赑屃则失却了昔日龙子龙孙的威仪，变得寂寞而猥琐了。赑屃四周的栏杆上绕满了紫红色的喇叭花，缘着树干，一直攀附到了古槐的树冠上，星星点点地缀饰着苍苍老树，十分美丽。这株树被当地人称为“三代槐”，这是因为原先的那株“项王手植槐”早已死去，后来却从根部又萌发了新枝，待长成了材后又分成了两株，真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了。我第二次去时，在槐右侧又增立了一块石碑，正面镌着“梧桐里”字样，碑阴书有“《史记》、《汉书》、《江南通志》、明万历《宿迁方志》皆谓‘项羽为下相人，生于梧桐巷’，考即此处”的字样，足见项王之伟业已成为乡人矜夸的史料。

我在寂静的庭院里瓦砾堆中反复寻觅，然而却是找不到一块纪录着远古历史的秦砖汉瓦、唐碑宋碣。我走进空荡荡的祭殿，枯坐在冰冷的墓石上闭目冥想。头顶上，几十株梧桐树在雨中潇潇作响，片片落叶锵然有声，石阶上苔痕鲜碧，荒径上寂无人迹，更增添了我的思古之幽情：少年时的项羽，那个生着一双奇特的“重瞳子”的英雄，该是个什么模样？这样一个小小的庭院里，两千多年前，晃动过那位盖世英雄的矫健身影么？《史记》中载：“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少时，他随项梁“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云：‘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看来，这位未来的楚霸王在少时即是很有抱负、很有见地的。或许他从小就确立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志向